

文艺笔谈



804
BP74

序

回想起來，從少年之日最初接觸新文藝書籍的時候算到現在，已經十有餘年了。我不能忘記文藝作品使我懂得了在人生底凡俗和冷酷裏面還有感激，當完全被絕望封住，覺得走途無路的時候，常常給我力量的那一些情景。

然而，像在附錄理想主義者時代回憶裏所說的，直到一九三一年遇到了幾個給我以啓蒙的藝術理論教育的友人以前，我和文藝的交涉差不多只是限於滿足自我的欲求，在文藝世界裏發現自己，提高自己。那表現之一是我非常地鄙視「文藝批評」。在他人底心血結晶上面指手劃腳，說好說壞，我以為那是最沒有出息的事情。

幾年以來，我陸續地寫了一些被叫做「批評」的文章，現在且有了把去年發表的幾乎全部，加上從前年發表的裏面選出的兩個短篇集印成書的機會。這，由六七年前的一我看來不能不說是意外了。

如果說文藝創作爲的是追求人生，在現實的人生大海裏發現所憎所愛，由這創造出能夠照明人類前途的藝術的天地，那麼，文藝批評也當然爲的是追求人生，它在文藝作品底世界和現實人生底世界中間跋涉，探尋，從實際的生活來理解具體的作品，解明一個作家一篇作品或一種文藝現象對於現世的人生鬭爭所能給與的意義。我曾說過沒有了人生就沒有文藝，離開了服務人生，文藝就沒有存在價值，同樣地可以說，沒有了人生就沒有文藝批評，離開了服務人生，文藝批評底存在價值也就失去了。我自己，因爲學力和才能底貧弱，力不從心，也許沒有走近這個目的的一尺一寸，然而，健全的文藝批評却是要隨着現實生活底發展和創作活動底發展而存在，而成長的。因爲這，我始終不相信文藝批評是「捧」和「罵」底別名，因爲這，一年多以來我沉默地踢開了那些無恥之徒對於我個人的造謠，侮蔑，也因爲這，我敢於把這本書送到保證了新文學底勝利前途的敬愛的讀者諸君和友人們前面。

新的文藝批評至少該有了八九年的傳統罷，然而慚愧得很，對於那我毫不熟悉。

譬如探幽，我沒有望着前人底足跡，譬如治林，我用的是手製的原始的石斧。爲了說明這也是得不到像樣的成績的一個原因，爲了說明或者我沒有如願地砍掉毒草，反而誤傷了好花，曾經想出了「石斧書」的題名，後來因爲恐怕被人誤會作我以開闢者自命，塗掉了。原來這拙劣的石斧底製造和用法也是借助了他人底智慧的。

在開寫這種文章以前，在生活上和對於文藝的理解上，我享受了一些友人底互相督促，互相討論，互相批判，他們幫助我開始這樣地認識了藝術，也就是這樣地認識了人生，但這些文章底寫成却在他們底大多數在我底生活裏不見了以後。這樣的書雖然不足以紀念他們，但有時偶然浮上的懷念使我覺得好像這也是向着他們的談心。題作「筆談」，也還寄有這麼一點微意。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之夜記於上海

胡風

目 錄

I

林語堂論

一

張天翼論

三七

II

目前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

八九

論速寫

九三

關於創作經驗

九七

關於兒童文學

一〇三

「邁理斯的時代」問題……………一〇九

關於文學遺產……………一一九

抓住和尙之前……………一二七

略談「小品文」與「漫畫」……………一三三

什麼是「典型」和「類型」……………一三九

自然・天才・藝術……………一四七

關於文學遺產問題的補釋……………一六五

III

「五・四」時代底一面影……………一七三

「新客」及其他……………一九七

「蜈蚣船」……………二一五

「南國之夜」……………二三三

「七年忌」……………二五九

IV

董·吉訶德底解放	二八七
「大地」裏的中國	二九五
翻譯工作與「譯文」	三一九
「錶」與兒童文學	三四七
從「田園交響樂」看紀德	三五九
爲初執筆者的創作談	三六九

附錄

理想主義者時代底回憶	三九三
------------	-----





林語堂論

——對於他底發展的一個眺望

一個視角

忘記是什麼時候了，大概是一年以前罷，我偶然看到了一本論語。那裏面有一封仰臥在草地上架起腳來讀論語的大學生寄來的信，寫着他對於論語的意見。編者對於他的回答是，來信所陳，無一是處，唯讀論語之姿勢可取（大意）。這個回答是非常「幽默」的，從這裏可以依稀地想像到這個刊物所要得到的是怎樣的讀者。然而，像這一類的資料在論語裏面一定不少罷，論語文選底正文前面就有題「反對論語者之潰

滅」的由六幅合成的連環圖畫：

一、一桌麻將牌「三人差一」，所差的一位正坐在旁邊的沙發上哈哈大笑地讀着論語；

二、三人之一的西裝青年起身去看了；

三、摩登女子也起身去看了，只剩下戴瓜皮小帽的胖子抱頭着急；

四、胖子站起來走攏去；

五、胖子也站在那後面看；

六、一同哈哈大笑。

但實際上論語底反對者並不是完全「潰滅」了的。除了那些打通電的「文學家」們以外，我們還可以舉出一個極端的例子來。不久以前，在一個比較開明的報紙上登載了一篇涉及論語及其「姊妹刊物」人間世的文章：作者提到有一個叫做山內地方底住民，因為隔水太遠，只吃得到鹹魚，由這就養成了愛吃鹹魚肚的習慣；魚肚是最臭的

東西，但那地方的人却覺得愈臭的魚肚就愈好，論語、人間世底讀者，不過是愛吃鹹魚肚的山內人罷了。

當然，這都是極端的例子，但論語及其姊妹刊物人間世廣泛地走進了讀者社會，同時也引起了各種不同的批判，却是事實。而這些批判又常常是集中在這兩個刊物底創辦者兼主編者林語堂氏底身上。爲什麼成了這樣的呢？這是因爲這兩個刊物底存在與成長和林氏在學術界底經歷與地位有不可分的關係的緣故；這是因爲論語底「幽默」和人間世底「小品文」都是在林氏底獨特的解釋之下被提倡被隨和了的，都是沿着林氏底解釋而發展了的緣故。

所以，當我們研究林語堂氏底業績的時候，是不能不牽涉到論語和人間世底影響底評價的。因爲我們在這裏所要究明的主題(theme)並不是他在言語學上音韻學上的成就，在那裏面也許找得出來他對於中國學術的可貴的貢獻，也不是他在外國語文教學方面所樹立的功績，而是想說明，作爲一個進步的文化人，他底「處世」態度底變

遷表現了什麼意義，他底文化批評和文學見解，客觀上應該得到怎樣的評價。

……其景況適爲風雨之夕，好友幾人，密室閒談，全無道學氣味，而所談未嘗不涉及天地間至理，全帶油腔滑調，然亦未嘗不嘻笑怒罵，而斤斤以陶情笑諠爲戒也。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是吾輩縱談之範圍與態度也。吾集天下縱談之友於一室，半月一次，使天下竊聞我之縱談，是辨論語之意義也。（與陶亢德書，我的話四二頁）

他底黃金時代

在這裏，讓我們和林氏一起回憶一下他底「浮躁凌厲」的時代罷。

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剪拂集多少是反映了林氏個人底那個時代的，在「序」裏，他用了不勝今昔之感的筆調敘述了他底回憶：

……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

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沖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只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與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面目，西長安街揭竿拋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悲壯！國務院前嗶剝的槍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昇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會，這是何等激昂！……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

不用說，這是一個真實的歷史的階段。雖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下面，但無疑地林氏是站在那個階段的大潮中間的。從這薄薄的一本剪拂集裏面，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描

寫當時的他底「戰鬥的」姿態。

第一是對於投身在北京政府下面的學者的鬥爭。當時的北京學術界，顯然地分成了兩大營壘，一部份憑藉了現有的勢力，一部份却和南方革命怒潮中的民主勢力相呼應。林氏底態度主要地是被後面這個陣營底戰略所決定的。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是他們的面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的是拿起手鏡照一照見他的假鬚鬚還在乎？金牙齒沒掉乎？雪花膏未塗污乎？至於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真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真理而忘記其面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真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脚也要覺得討厭，何況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真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爲重於真理者，繼必以教會爲重於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爲重於教會，而結果必以自身爲重於其特別教門。……（視土匪，剪拂第二——三頁）

這種學者，「一方面講革命，一方面正在與舊勢力妥洽」（剪拂集六頁），「今日爲帝國主義作宣傳者乃智識階級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數是比較新派的人物，即所謂出過洋，念過洋文的人」（同上，頁一二一），他把這些叫做「文妖」，要發動一個「打狗運動」，把他們「肅清一下」。

第二是主張歐化，反對國粹主義。投身於現成勢力的學者們，在思想上當然是當時以「甲寅」爲首的復古勢力底支持者。林氏曾提出「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憤，卑怯，頹喪，傲惰之癰疽」的六個條件：

- 一、非中庸（即反對「永不生氣」也）。
- 二、非樂天知命（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